

昭

昧

詹

言

昭昧詹言卷弟二

副墨子閣解

漢魏

五言詩以漢魏爲宗用意古厚氣體高渾蓋去三百篇未遠雖不必盡賢人君子之詞而措意立言未乖風雅惟其興寄遙深文法高妙後人不能盡識往往昧其本解而徒摭其句格面目遞相倣效遂成熟濫可厭李空同何大復輩且蔽於此況其他乎雖然嘗欲通其蔽以爲捧心學步者誠失矣而竝西子邯鄲絕之非徒使正色絕響亦恐無以待天下豪傑之士卽如李杜之於漢魏豈不升其堂躋其闕而又發揮芴

達益拓其壘宇乎古今作者之心原本流通萬世而無間亦
在好學者之立志苦研耳方今且溯源於六經三百篇屈原
宋玉之所爲而願謂漢魏如天之絕人以升躋也不幾於因
噎廢食與

昔人偁漢魏詩曰天衣無縫又曰一字千金驚心動魄此二
語最說得好今當卽此二語淡非而解悟其所以然自然有
得力處唐書偁王昌齡詩縝密而息清此誠勝境然此只可
對麤才爲說若漢魏文法高妙詎止此邪

古人各道其胷臆令人無其胷臆而彊學其詞所以爲容氣
假象漢魏最高而難知而其詞又學者所共習誦以易襲之

熟詞步難知之高境欲不爲客氣假象也得乎

夫人亦孰不各有其習臆而不學則率皆凡鄙淺俗或嘗學矣而不渙究古人文法之妙則其成詞又率皆凡近淺劣有其習臆又稍知文法而立志不純用功不渙終不能非合古人而泯然離其迹也

漢魏詩陳義古用心厚文法高妙渾融變化奇恣雄俊用筆離合轉換渙不可測古今學人多不識如顏延之沈休文之解阮公尙多誤會亂道何況流俗

漢魏人用筆斲截離合倒裝逆轉參差變化一波三折空中轉換搏掄無一滯筆平順迂緩駭蹇謝鮑已不能知後來惟

李杜韓蘇四家能盡其變勢

鮑俊逸生峭詭固奇警謝渾厚精融而不能如漢魏之豪宕
縱恣飛動剽忽也

漢魏人如龍跳虎臥雄渾一氣觸手變化而歸於重厚不似
後人尙氣勢騁馳驟詞意筆勢或傷太盡轉致筋弛脈散通
篇無含蓄留人處也

先人嘗教不肖母輕學漢魏蓋誠知其難到恐未喻其深妙
而出骨蒙皮如明何李輩所爲耳今不肖年長用力稍淡漸
有所悟然後知先人之言有至慈存焉

十九首須識其天衣無縫處一字千金驚心動魄處冷水澆

背卓然一驚處此皆昔人甘苦論定之言必真解了證悟始
得力

行行重行行 此只是窒息之詩 起六句追述始別夾敘

夾議道路二句頓挫斷住胡馬二句忽縱筆橫插振起一篇
奇警逆攝下游子不返非徒設色也相去四句遙接起六句
反承胡馬越鳥將行者頓斷然後再入已今日之思與始別
相應棄捐二句換筆換意繞回作收作自寬語凡六換筆換
勢往復曲折古人作書有往必收無垂不縮翮若驚鴻矯若
游龍以此非其文法卽以此通其詞意然後知所謂如無縫
天衣者如是以其鍼綫密不見段落裁縫之迹也 此詩用

筆用法精淡細意如此亦非獨此一篇爲然凡漢魏人鮑謝
杜韓無不精法自趙宋後文體詩盛一片說去信手拉雜如
寫揭帖相似全不解古人順逆起伏頓斷轉換離合奇正變
化之妙矣舊解云首言行行遠也次言行行久也自起至越
鳥八句言遠完上行行二字相去以下八句言久完下行行
二字噫無知陋劣如此解詩而世之盲士方且信而傳之可
歎也

青青河畔草 用法用筆極佳而義乏興寄無可取 此詩
以疊字爲奇凡三換勢

青青陵上柏 言人不如柏石之壽宜及時行樂極其筆力

寫到至足處然今日已成陳言後人多擬學之無謂也

今日良宴會 起四句平敘令德四句倒裝豫攝通篇精神入化矣所謂高言曲真者卽上之新聲也卽下人生六句也以非富貴爲令德高言憤謹已極而意若莊所以爲妙而布置章法更淡曲不測言此心眾所同願但未明言耳今借令德高言以申之而所申乃如下所云云令人失笑而復感歎轉若有味乎其言也 此卽申上青青陵上柏一篇而縹緲動盪憑虛幻出蜃樓海市奇不可測 莊子盜跖篇言不矯情傷生以非聲名富貴同此憤謹

西北有高樓 此言知音難遇而造境勸言虛者實證之意

象筆勢文法極奇可謂精淡華妙一起無端妙極五六句敘
歌聲七八稜指實之以爲色澤波瀾是爲不測之妙清商四
句頓挫於實中又實之更奇不惜二句乃是本意交代而反
似從上文生出溢意其妙如此收句淡致慨歎卽韓公雙鳥
詩調張籍乞與飛霞佩二句意也此等文法從莊子來

支微齊佳

夾爲一部
於此可見

涉江采芙蓉 節短而託意無窮古今同慨涉江舊鄉意用
屈子遠道之人本與我同居舊鄉者也今乃離居如此所以
終老憂傷也

明月皎夜光

感時物之變而傷交道之不終所謂感而有

思也後半奇麗從大東來初以起處不過卽時卽日以起興耳至南箕北斗句方知眾星句之妙古人文法意脈如此之密漢之孟冬今七月也秋蟬喻友之得志居高元鳥興已失所下四句點明之虛名卽指箕斗牛之名

冉冉孤生竹 何義門曰孤竹是興兔絲是比余謂此詩卽孔子沾玉待賈孟子周霄問章之情兔絲生有時二句言兩美宜合然古之人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所謂高節也二句頓斷息君二句爲一篇樞軸蕙蘭喻中之喻比而又比也四句又頓斷君亮二句逆轉會有宜結出高節收束通篇不言已執高節卻言君亮非不執高節棄賢不用者此等妙

恒皆得屈子用意之所以然

迢迢牽牛星 此詩佳麗只陳別思恒意明白妙在收處四

語不著論議而詠歎渙致託意高妙

鄭箋東病而西不報故不成章

回車駕言邁

此言人生不常忽與草木同盡疾沒世而名

不俛意恒極明白而氣體高妙語質而豪宕更勝妍詞麗色

東城高且長

局意與前篇相似但此云放志彼言立名相

反不同十九首詩非一人所作故各有歸趣也回風動地六

句與東風搖百草各極其警動陶公飲酒弟二三章亦如此

燕趙多佳人

斷爲另一首音響以下情詞警策遒緊 此

篇與喻明白同迢迢牽牛星而此無甚精美

驅車上東門 此詩意激於內而氣奮於外豪宕悲壯一氣噴噴而下前八句夾敘夾寫夾議言死者浩浩以下十句言今生人凡四轉每轉愈妙結出歸宿 漢魏亦有尙氣勢者如此詩及下二篇是也與行行重行行等篇又是一副筆墨西北有高樓又另是一副筆墨十九首非一人作也此詩及下二篇已開陶公

去者日已疏 氣格略與上同此歸宿在暗此當思息機勿妄逐世味但苦未能歸耳意憂悲痛顏子不遠復屈子及行迷之未遠莊子惜以有涯逐無涯去人愈遠則不得歸矣喻意逐世味者同歸於一死而不知反身非道只此二篇古今

國朝詩話卷十一
之人不能出其意度之外矣韓公擬之作秋懷 去者死者
也疏遠也用呂氏春秋末二句突轉勒住如收下坡之駁古
人筆法高絕後人不解久矣

生年不滿百 萬古名言卽前驅車篇意而皆重在飲酒及
時爲樂是其志在曠達漢魏時人無明儒理者故極其高志
止此而已君子爲善惟日不足一息不懈死而後已固不可
以是繩之耳起四句奇情奇想筆勢崢嶸飛動收句逆接倒
捲反掉另換氣換勢換筆

凜凜歲云暮 前六句敘因由游子念其夫也錦衾句以窈
妃自比言其初與游子相結也同袍句點別獨宿二句章法

以一夢字攝下頓敘交代下六句接承說夢亮無六句因夢而思念淡杜公夢李白詩所從出眇陳尋夢也卽落月照屋梁意不過思婦之詞而淡妙如此

孟冬寒氣至 與前篇大略相同三五二句言日月易邁以起下久要不忘而後半卽承此意言誠素不忘久要政與明月皎夜光篇虛名不固者相反此孟冬夏令也

客從遠方來 此亦與前篇相似卽彤管之貽韓公寄崔立之後言雙鸞亦此意卽綺借作雙關喻意奇情奇想思借作絲意結句以正意結上喻物此卽指上喻物也舊解非相去二句夾在此爲文法後人必置此於膠漆句上而文勢平盡

無奇矣

明月何皎皎 客子思歸之作語意明白見月起思一出一入情景如畫以客行二句橫著中間爲主句歸宿與前篇相去萬餘里二句同後人必移此作結句自以爲有餘音者而不知其味反短也

古詩上山采蘼蕪 此君臣之愆奇情奇想奇詞奇勢文法高妙至此而陳義忠厚有裨世教新人以下夫答也 新人從門入二句橫擔在中追言前日新故相易之際乃作者之詞 素非叶古人四聲便讀姝好也非指顏色故下別言之末二句以素故相叶

西廬且莫誼。此亦奇情奇文古色而陳義古厚與前綺被
竝工而此文法變態更多也言已雕飾之好德音之美如是
而曾不能保其終好與橘柚篇同此皆奇麗非常然在今儻
不知而復學之則爲陳言不值一唾矣故學又須識雕文二
句言雕飾也朱火二句言德音也以誰能二句橫束作章法
從風二句言新交暫相賞也香風二句突轉勒住換意換勢
餘音不盡大恠卽鮑照白頭吟意也言美名愛賞不可常保
久終空自竭耳髮色不做席寵臣不做軒

穆穆清風至。此詩詞恠俱未詳不敢彊通以意測之言衣
此袍以望所思中間刪去棄我不終一段情事古人文法筆

力得斬截處卽斬截也津梁山三字著眼言勢利交也亦屈子餘愆

橘柚垂華實 此詩詞愆俱古末言人儻有能知我猶可作四皓爲羽翼因君君字不詳所指未敢彊定觀明遠所擬大意亦言抱賢不終見棄其所指泠然之君字與此因君之君字皆不明或卽指上好甘之君言因君用之而可爲羽翼也十五從軍征 此只是敘述本事而狀亂離之景象令人不堪想此蓋小雅之遺響後來杜公時學此

新樹蔥蘭花 此卽涉江采芙蓉橘柚銅鑪等意在令爲熟濫陳言矣不可再道凡言遠皆指黃農虞夏

步出城東門 此詩未詳其意 信所在前日二句 萬古清警
似是客中送客作悲 故人已去而已 不得還恐卽衍九辯之
信也 我欲渡河水 言涉世險艱 故願還故鄉

大抵古詩皆從騷出 比興多而質言少 及建安漸變爲質 至
陶公乃一洗爲白道 此卽所謂去陳言也 後來杜韓遂宗之
以立極其實 三百篇本體固如是也

蘇李諸篇東坡辨其僞而又以爲非曹劉以下之人所能辦
須識此意 蓋與十九首同其高妙

骨肉緣枝葉 一起十二句 賓主往復 歷落語勢 浩然用筆
轉換頓挫 崢嶸飛動 後惟杜公有此 昔爲昔者 以拙鈍重複

愈見樸厚鹿鳴二句橫入振接本非賓而可借喻賓矣以其
遠行舉起下尊酒筆勢文法變換生動此詩向來解者穿鑿
彊說皆不可通題曰古詩四首耳而必以前二首爲子卿初
出使時別兄弟別妻子後二首爲自匈奴回別少卿皆形似
之論影響之談夫曰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遠人自指行
者而王元美謂是自偁固不可通何義門以爲指少卿亦未
諦此只爲居者送行者之詞觀次句三四句則明指兄弟賓
主分明況我連枝樹承上四海兄弟言此密友親交尙爲兄
弟況眞兄弟乎願子畱斟酌稍畱而飲此酒此祇餞飲事意
甚明白

結髮爲夫妻 起四句總敘次四句敘事行役四句頓挫以下情至語極如話古人筆力必寫到十分極至處此最見力量沈鬱頓挫後惟杜公有之此爲行者贈居者之詞

黃鶴一遠別 此似爲客中送客非行者留別乃居者送行者之詞與步出城東門篇同觀明遠贈傅都曹別可見若如何吧嚙滯解作別少卿則末句送子語送字終疆紐不通

燭燭晨明月 明是在家送人豈虜庭之景邪況云江漢庭安得及之 善注太初改元改正此十二月乃改正後也何云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則別在五年冬也按始元上距太初二十三年然李何亦疆傳之於武耳

李陵與蘇武詩三首 此亦是僞作昭明不能鑒別

良時不再至 四句敘題事仰視八句句句轉換筆勢頓挫
沈鬱後惟杜公有之然亦前一首精神最佳

攜手上河梁 游予自謂行人指行者安知二句意極忽變
如驚鴻脫兔矯尾掉首乃政是古人用筆文法絕勝處與子
建憂思疹疾二句同此不必泥作陵與武其意自明何義門
謂此設爲武慰陵之詞於意滯矣俾望猶言圓缺以喻會別
耳一言月而挾句言日言安知不再有會時努力二句忽又
放筆作無可奈何東慰之詞蓋自悲無奈何而祝故人以崇
德此情曷有極邪

嘉會難再遇 此首止於詞足盡意無甚精美洪容齋據此
盈字而斷其爲僞然陵已降虜卽偶用惠帝諱或亦有之未
足以僞理據爲確證要之此詩不必定爲少卿作政不必據
此一字爲斷耳

無名氏擬蘇李詩晨風鳴北林 明月二句似陵別武之詞
紅塵蔽天地 起六句發端突兀蒼莽橫恣 此詩凡三層
皆空中轉換不分明段落眞漢人之文也龍翔鳳翥豈止橫
空盤硬湧水四句未詳其意似武勉陵之詞言埋身異域修
名不立蓋勸之同歸也然終費解闕疑以俟知者

孔文舉雜詩 起四句止以勢位言之喻操之盛昂昂言己

不移節呂望以下十句寄託非常由不慎小節言人不知我
謂我志大才疏耳結出本旨小節卽夷齊苦身也不爲夷齊
小節亦不取呂之扶輿而取管仲託意切至 昂昂案世士
本漢武帝詔士有負俗之繁者古詩解云積幾世直是可笑
此詩與劉琨贈盧湛同一激昂慷慨奮論劉琨此詩一起
一結不知從何處來何處去所謂入不言兮出不辭起二句
空中下手以比盧也惟彼以下歷舉建功業之人皆欲謀與
此諸人相比以與己共功名耳中夜二句頓挫束上卻用倒
結文法伸縮變化筆勢浩汗莽蒼吾衰句候轉如神龍掉首
空中天矯言不得志故獨憂悲卻用逆攝而頓挫沈鬱真如

金石流蛟龍僵古人作書用墨必有流珠處此種是也可謂極其回旋恣肆功業八句稍緩以疏其氣疏密浮切之分也一收詠歎無窮此等用筆前惟漢魏阮公後惟杜公有之秦嘉留郡贈婦詩 此詩敘述清婉開劉公幹謝惠連誦之久自有一種旖旎蔥蒨之致

古詞相逢行古八變歌 皆太白詩體之所自出而焦仲卿一首惟弇州效之獨妙千古矣

魏武帝滄露 此用樂府題敘漢末時事所以然者以所詠喪亾之哀足當輓歌也而滄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前人未有言之者 此詩浩氣奮邁古直悲涼音節詞情雄恣

眞樸一起雄直高大收悲痛哀遠猶豫句結上所任何進也
因狩執君王張讓段珪等也賊臣董卓也讀此知潘岳關中
謝瞻張子房之傷多而平弱

蒿里行 此言袁紹初意本在王室至軍合不齊始與孫堅
等相爭而紹弟亦別自異心鎧甲四句極言亂傷之慘而詩
則眞樸雄闊遠大

苦寒行 不過從軍之作而取境闊遠寫景敘情蒼涼悲壯
用筆沈鬱頓挫比之小雅更促數噍殺後來杜公往往學之
大約武帝詩沈鬱直樸氣直而逐層頓斷不一順平放時時
提筆換氣換勢尋其意緒無不明白翫其筆勢文法凝重屈

蟠誦之令人意滿後惟杜公有之 起十句夾敘夾寫延頸
以下始入己行旅之苦收句拓開遠抱與前微子同樂府以
此爲文帝作余以結句斲之知爲武帝作子桓溺蔡樂之犬
豕耳無此志意矣

起四句以喻時世多艱經營之難樹木六句寫亂離景象延
頸以下始入自己興懷思歸卽所謂欲歸射獵讀書而不得
舍權者水溪以下言亂益甚迷惑不得自由又不得已也收
句隱然以周公自命

文帝芙蓉池 首二句點題三四寫景如畫卑枝二句承嘉
木繞驚風句極寫人所道不出之景子建衍之更極詳盡丹

霞四句是人君語氣有福祿渙厚祥瑞氣象收四句義意亦本前人習語然足以窺其全無道理整躬經遠之志但極荒樂而已予建衍之則人臣之語宜也 觀古人詩須觀其氣象此詩氣體用意正聲中鋒渾穆沈厚精淡華妙似勝仲宣公幹諸人然終無多味退之云歡娛之詞難工觀公謙諸詩信矣 公謙詩子建就帝語衍爲頌祝蓋不得不爾須諒之仲宣工於干諂凡媚操無不極口頌揚犯義而不顧余生平最惡其人昔人有言魏公九錫出於粲手非潘元茂也使粲此詩止於含情欲待誰豈不雅音乎公幹止於慕悅繁華惟應瑒建章臺作收句微存規意必合此數詩而全觀之乃見

當日七子各極其一時才情意思可以覘其所蘊蓄也據文選注仲宣此詩侍曹操讌非侍文帝芙蓉池比則後半不可少然祭以周公文王聖武等語併曹操不一而足豈謂非嬾子哉觀謝康樂之於宋公其詞平帖過仲宣遠矣又如士衡之頌愍懷宜也以頌賈謚則悖矣顏延年之頌元凶雖失然當日位在明兩固不得豫揆其凶而絕之也君子論世平情可也要之皆文士齷齪猥鄙所爲而已以孔北海結棍在所固言之則仲宣爲無節以呂望老匹夫句類之則仲宣頌之曰神武聖君是爲無羞惡是非之心豈容苛責之哉

甄后塘上行 高邁雄恣終是漢魏人氣格非晉宋以下人

所及然以仁義自許與卓文君之以皎月白雪自擬皆無恥
之言其詩雖工何足取哉莫以賢豪故數語何不以之忠袁
氏也曹丕既篡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政與甄氏同一彊顏
嘗見錢受之文集其上懷宗疏極以萬世名節自許皆此類
也前志謂此武帝作者必不然矣此詩詞氣雌弱臣妾之詞
武帝豈有是哉但以此題爲蒲生篇恐不誤其塘上行三字
疑與子建浮萍篇互誤昔人不暇深考耳

陳忠天質既高抗懷忠義又深以學問遭遇閱歷操心慮患
故發言忠悃不詭於道情至之語千載下猶爲感激悲涕此
詩之正聲獨有千古不虛耳同時惟仲宣局面闊大語意清

謬差足相敵偉長公幹輔佐之耳

子建樂府諸篇意厚詞贍氣格渾雄但被後人盜襲熟濫幾成習見陳言故在今日不容復擬政與古詩十九首同成窠臼究其真精妙蘊固分毫未損亦分毫未昭盱衡今昔子美退之而外恐真知其所至之境者不數觀也

鰕鮒篇 鮒同鱒市演切今俗作鱒魚之似蛇者 此詩筆仗警句後惟韓公常擬之上路卽指富貴顯人讎高言酬答高厚也汎泊嗷嗷古今流俗凡夫皆若是息之可歎劉邵人物志俾爲風人與此同義言隨風轉逐不能自止立也 觀子建胸次如此亦是功名中人當日武侯自擬亦止及管樂

古人慮材而供量已而言不似後人浮夸而實用不酬也吾故謂謝康樂以道情俾其祖爲浮夸也

鑿襍引 此不必拘樂府解題及詩內久要語指爲結交當有終始義也曹公父子皆用樂府題自作詩耳此詩大信言人姑及時行樂終歸一死耳故己之謙謙自慎只非保壽命而已子建蓋有憂生之戚常恐不保而又不放明言故迷其詞所謂寄託非常豈淺士尋章摘句所能索解邪 起十二句以爲如此之歡洽似可以萬年矣而終恐不能保故下以久要要之而言己之小心敬慎只非保性命而無他也此四句乃本意卻作凭空突轉爲前後過節驚風六句與上萬年

作兩對樂極則悲來人之常理況懷淡感者邪先民二句忽收轉作自寬語另換意換筆也如此作詩淺士豈知之邪至其詩氣骨博厚如成德之士又當於簡外非之

怨歌行 起八句感慨沈痛桓伊爲謝安誦之安爲泣下其感人深矣惟後半行周公事太多雖陳思有託而然而後人宜忌之

名都美女二篇 今皆爲習熟陳言不得再擬

白馬篇 此篇奇警後來杜公出塞諸什實脫胎於此明遠代出自蘄北門結客少年場幽并重騎射皆樞此而實出自屈子九歌國殤也

遠游篇 氣體宏放高妙恢闊勝景純景純警妙而局面闊
大不及此大約陳思才大學富力厚思周每有一篇如周公
制作不可更易非如他家以小慧單美取悅耳目也 曲陵
時風用字法非餽餉所知金石四句總詠歎之若繼大人賦
而言

驅車篇 此典禮大篇同於清廟之頌無可以爲悅耳目者
誦之久自見一段古穆嚴重氣象 起四句點題隆高十句
說山王者以下言王者封禪之事

贈白馬王彪 此詩氣體高峻雄渙直書見事直書目前直
書胸臆沈鬱頓挫淋漓悲壯與以上諸篇空論泛詠者不同

遂開杜公之宗

謁帝承明廬 起點題登路交代明白伊洛六句敘次詳盡
一路如畫頓斲以清君臣之情與禮古人言有序識大體如
此從無鹵莽孟浪脈縷不清者因無梁而後汎舟何等清晰
次弟後之小才往往疏漏否則冗絮而尋其意脈轉不得明
了大谷以下乃及已艱苦怨路之情而詞意警健雄渾噴噴
而出六首中以此爲第一

辛黃猶能進 起四句乃及彪點題本圖以下敘述本事詳
盡明白至痛無隱語

踟躕亦何聞 感物傷懷自己明道之

太息將何爲 此兼念任城之亾以及存者愈見淚痛

心悲動吾神 此傷痛無如何轉作自寬語收二句又倏轉

回言終不能寬反覆回復愈見悲痛而解者謂此爲慰彪之詞既於理紆曲又不解用筆偏反轉折之勢

苦辛何慮思 只是放聲長號生離死別盡此須臾千載讀之猶爲墮淚何況當日此真不愧三百篇興觀羣怨之教雖聖人見之亦必取之矣松子久吾欺定作欺字乃此時急語解者注者乃易作期字散漫無謂是不識文勢矣所謂天命皆指不意君上之詞

送應氏步登北芒阪 先寫本鄉亂離之慘蒼涼悲壯與武

帝苦寒行仲宣七哀同其極至明遠杜公皆嘗擬之末二句
乃逗將遠適之意章法伸縮之妙又以結束上文換筆頓挫
平常居託應自言所見

清時難屢得 起五句言人生死離別不可常保故願得展
情乃空中下拳與蘇李諸作同其高妙我友三句始實點送
字中饋四句義淡文曲言不能答其深望故以爲魏山川四
句又致其款戀不忍離之忱如此等淡患曲致高情遠勢章
法用筆變化不可執著鮑謝且不能窺後惟杜韓二公有之
耳 願得展燕婉句所謂目前截斷弟二句也

三良詩 一起空中先下三語以章法言已妙不可言而筆

勢又復往復頓挫曲折縈穆。一句點生時二句承以實事頓
斷自殉意此六句崢嶸飛動雄邁浩然沛然誰言二句倏轉
出餘意以下但停蓄感歎頓挫不盡。此篇分兩段古人用
筆最是截斷處倏轉處爲最見法力子建立意又有苦心不
得不爾。仲宣三哀詩起四句先言不應殷良臣結髮以下
卻轉出當殉意來而以子建收處哀歎意置於此人生以下
卻以子建起句爲收而加清警通首文勢浩瀚似猶勝子建
作其意亦本屈子諷飽嘗擬其詞意而氣格之高妙則遠不
逮矣

贈丁儀王粲

此古今所謂函今作也詩老重高峻似經不

可藜藿無聲色可悅耳目而足厭人之心滿人之氣與贈徐
奔篇同

贈丁儀 起寫潦年以起丁之困在費四句過接此詩清警
而自具沈雄微陰黠陽景篇略同 大約子建皆中鋒學之
不能得其厚重雄闊高峻而得其陳意陳語陳句則失之板
質

芙蓉池公燕 起句渾脫老成此子建所獨擅清夜二句且
點且敘明月以下正寫收句頌體神麗二句神到之句沈雄
仲宣公燕前十二句流美清警見眷以下頌體公幹德璉
二詩大抵皆以清綺流美緊健爲佳

雜詩 高臺多悲風二句無限託意橫箸頓住之子四句文
勢與上忽離孤雁二句橫接翹息句接離思形影句雙結雁
與人作收文法高妙宋以後人不知此矣此與十九首阮公
等同其神化

七哀 起八句原題敘事君若清路塵以下語語緊健轉轉
入淡妙緒不窮收句忽轉一意古人收句往往另換意換勢
換筆或兜轉或放開多留餘外之音不盡之意 仲宣七哀
首篇起六句點題交代耳而沈雄闊大氣象體勢騫舉清惻
出門以下又以中道所見言之情詞酸楚直書所見至不忍
聞小雅傷亂同此慘酷南登灞陵岸以下轉換振起沈痛悲

平常居當作
平生親

以結束上文換筆頓挫平常居託應自言所見

清時難屢得 起五句言人生死離別不可常保故願得
展情乃空中下卷與蘇李諸作同其高妙我友三句始實
點送字中饋四句義深文曲言不能答其深望故以爲愧
山川四句又致其款戀不忍離之忱如此等深思曲致高
情遠勢章法用筆變化不可執著鮑謝且不能窺後惟杜
韓二公有之耳 願得展燕婉句所謂口前截斷第二句
也

應得句當下
屬不能如此截
法

三良詩 一起空中先下二語用典言功名在天在人不可
強爲也以章法言已妙不可言而筆勢又復往復頓挫

曲折秦穆二句點生時二句承以實事頓斷自殉意生時
句用典非空臆自揆此六句崢嶸飛動雄邁浩然沛然誰
言二句倏轉出餘意以下但停蓄感歎頓挫不盡沈痛
此篇分兩段古人用筆最是截斷處條轉處爲最見法力
子建立意又有苦心不得不爾 仲宣三良詩起四句先
言不應殺良臣結髮以下卻轉出當殉意來而以子建收
處哀歎意置於此人生以下卻以子建起句爲收而加清
警通首文勢浩瀚似猶勝子建作其意亦本屈子謝鮑嘗
擬其詞意而氣格之高妙則遠不逮也

贈丁儀王粲 此古今所謂函京作也詩老重高峻似經

此自是一體故鮑亦嘗擬之又不在講句法字法等義要之
此體亦自三百篇出如載馳岷園有桃陟岵等不用裝點比
興者也而往復情至令人心醉所以可貴屈子九章惜誦亦
是如此然不善爲之則如近世俗士庸鄙率意淺俗凡語灌
灌杳杳若老夫卹媪之寒暄絮冗又可惜可賤也此體謝惠
連獨工之後來杜公韓公有白道一種亦從此出而語加翻
造以驚奇爲貴至矣如韓南谿始泛贈別元十八送李翱人
日城南登高同冠峽過南陽放翁酬曾學士送子龍赴吉州
姜白石昔游大約同一杼軸而杜公此體尤多集中似此居
其大半如贈李十五丈西枝卹尋草堂寄贊上人等尤可見

而夔詩全用此體大約此體但用敘事羌無故實而所下句
字必樸質沈頓感慨深至不雕琢字法所謂至寶不雕琢而
非老生常談陳言習熟悞懦凡近瑣冗之比山谷全用此體
公幹此體雖佳然以比陳思阮公陶公則卑矣阮公陶公
託意非常不止如此淺近而已杜公韓公自有大篇故不嫌
兼擅若公幹則專止於此一體而已

余嘗論曹操凌君逼上天下不知有帝其惡塞於天地而王
粲劉楨輩當此亂世養其鬚養昵比私門諂媚竊容苟以志
士潔身守道之義如龐公諸人衡之則羞役賤行也是豈可
以阮公陶公陳思杜韓竝論哉但取其一能乃亦流傳不朽

文士之不足校人品也久矣粲爲伯喈所賞伯喈懷董仲宣
藉曹名澆身毀方以類瘞而已范史馬融傳論言之詳矣

昭昧詹言卷第三

副墨子闡解

阮公

阮公於曹王身爲一派其意悵所及昔賢皆怯言之休文所解麤略膚淺毫無發明顏延年曰阮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又曰身仕亂朝常恐罹誹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竊明大意略其幽悵延年之說當矣而何義門謂顏說爲非豈以其忠悃激發痛心府朝而不徒爲一己禍福生死也乎姚萇陽先生譏何不當一一舉其事以實之夫誦其詩則必知

其人論其世幸通其詞幸通其志於讀阮詩尤切何所解惟
徘徊蓮池上及王子年十五二篇爲實王子篇未喻蓮池篇
何解得之但其後半猶言之未明耳竊謂無儔匹指賈充鍾
會輩諸小人助惡篡弒貪功而懷忠良執守綱常大義之君
子無人故已哀傷憔悴而著此詩託言羈旅延年所謂隱避
也此全從屈子惜誦同極異路九辨羈旅而無友生等意出
大約不深解離騷不足以讀阮詩

何云阮公原出於騷而鍾記室以爲出於小雅愚謂騷與小
雅特文體不同且其憫時病俗憂傷之愴豈有二哉阮公之
時與世真小雅之時與世也其心則屈子之心也以爲騷以

爲小雅皆無不可而其文之宏放高邁沈痛幽淡則於賦詩皆近之鍾何之論皆滯見也

公詩八十一首昭明選十七阮亭選三十二何義門云昭明所選作者要旨已具姚鼐陽先生云詠懷雖云歸趣難非要其佳處不過十餘首阮亭所取亦在可否之間

學選詩當避選體此是微言密情杜韓所以爲百世師也不但避其詞與格尤當避其意蓋選詩之詞格與意爲後人指襲在今日已成習孰陳言往者海峯先生好擬古人之意格豈不爲客氣僞詩乎今學漢魏阮公當翫其文法高妙氣體雄放而避其詞意原本前哲直書卽自領略古法而又不蹈

樂凡學古人皆然且阮公尤不易學必處阮公之遇懷阮公之志與事乃見其沈痛傷心今既非其人而於其詩讀之尙未能通其詞達其意得其情趣歸猶毫無眞得力處而漫云吾學阮公亦見其自護而已

太白胸襟超曠其詩體格宏放文法高妙亦與阮公同但氣格不相似又無阮公之切憂漢痛故其沈至亦若不及之然古人各有千古政不必規似前人也阮公爲人志氣宏放其語亦宏放非之者今惟太白與之匹故合論之

聖人但惡不義之富貴耳非樂枯槁也觀阮公炎光萬里篇詞信雄傑分明自謂非莊周言道其本實如此非若世士但

學古人僞爲高言夸語而攷其立身貪汙鄙下言與行違也
讀阮公詩可以窺其立身行意本末表裏陶公杜公韓公亦
然其餘不過詞人而已

古人著書皆自見其心胸面目聖賢不論矣如屈子莊子史
遷阮公陶公杜公韓公皆然僞者作詩文另是一人作人又
另是一人雖其著書大帙重編而攷其人之本末另是一物
此書文所以愈多而愈不足重也以予觀之如相如子雲察
豈皆是修詞不立誠世人皆恕子雲劇秦美新以爲谷子雲
作至於反騷法言則不可謂爲僞譎反騷之悖朱子論之詳
矣法言孝至篇末云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

於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此殆天奪其魄
使之自箸於篇末喪心無恥之極而云法言平心論之非先
王之法言不敢言此何等言而言之如此司馬溫公獨取之
亦其蔽也論衡言子雲著法言蜀富人齋錢十萬願載於書
子雲不聽謂其不爲財動由今觀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
板中不能寐 此是八十一首發端不過總言所以詠懷不
能已於言之故而情景融會含蓄不盡意味無窮雖其詞意
已爲後人勦襲熟濫幾成陳言可憎若代阮公思之則其興
象如新也

二妃游江濱

如顏沈解殊顛預不能顯出其真情

真味竊意此卽初旣與子成言後悔遁而有他交不忠者怨
長之怛然不知其爲何人而發公必不苟爲空言泛語勦襲
屈子也

嘉樹下成蹊 此以桃李比曹爽言榮華不久將爲司馬氏
所滅繁華二句頓住上文見其必然而先憂之驅馬以下始
入自己言急欲上西山以避之卽亂邦不居之義否則嚴霜
歲莫一身且不保矣二句倒裝此疑初辭曹爽辟時故用西
山言不食其粟也其後李豐等果不保其妻子

天馬出西北 言世間萬事無常以興盛衰之不常春秋代
謝義清露二句卽履霜堅冰意此與上桃李皆言其危亾在

卽決幾之言也而此首尤隱止富貴一句露

平生少年時 此言爲人之失與失路同疑是以已託諷曹
爽不可荒淫失道雖若裕如而禍患忽來雖悔失路無如何
也顏延年楊用修何義門等爭攷趙李固可不必姚鼐鴟先生
生以此爲阮公自言實事或亦有然阮陳留人魏都鄴此言
望三河反歸借指家國雙關譎言之耳義門解非此始指鄴
都而隱避託言之也黃金二句倒句

昔聞東陵瓜 此言爽溺富貴將亾不能如邵平之猶能退
保布衣也愜意宏遠迷藏隱避而用筆回轉頓挫變化無端
起六句先寫瓜極誇美寫至十分詞足膏火二句凭空橫來

與上全不接布衣句倏又截斷遙接前六句種瓜之安樂寵
祥句倒接膏火多財以二句分結如此章法豈非奇觀休文
解殊陋

灼灼西墮日 言將以不久以比爽也當路黃鶴言其黨與
謂何鄧輩也天寒蟲鳥尙知因依非免顛撲而彼昏不知惟
知進趨忘歸而已不肖從彼非矜誇名譽乃重生恐俱焦耳
故憔悴興悲凡分四層章法筆勢奇矯浩邁此亦疑辭爽辟
之時作

步出上東門 因亂極而思首陽以寄慨起四句爲一意言
止此處人地兩佳良辰六句空中發歎起下二句言太平必

不可冀而盛時將歇結明上所以思首陽也素質結上六句
詠歎言之

北里多奇舞 亦言爽之荒淫不可久長卻緩言之言除非
得仙術乃可耳用意深遠其詞愈緩太史公妙信也先言無
仙復息延年開合入妙

湛湛長江水 此借楚王之荒淫無道將亾以比今日之曹
爽不知司馬氏之同於穰侯將以爾調酸醜也此篇文法高
妙而血脈灌輸一起蒼茫無端興象無窮原本前哲直書卽
目三四言亂象已成而方馳騫爲荒淫不已五句將一望字
束上四句又起下悲感當春而悲無時不悲矣所悲爲何悲

彼相與荒淫耳朱華正說荒淫高蔡三句借楚事爲證筆勢
雄遠曲宕通身用比而意在言外其事則如義門藍鵲所解
謂但指爽髮非謂明帝也此詩全用招魂意而公所處之時
情事亦相準蓋自比靈均矣 起四句寫春意有岌岌始哉
可悲之象凡人日卽於荒淫雖盛年亦有死之象雖貴盛亦
有敗亾之象身家與國皆一理故雖春時亦有人消物盡之
象由於失民生在勤之理招魂篇末卽此意阮公此詩其知
道乎遠望六句筆筆倒捲一層申一層一爲黃雀哀二句另
自詠收

昔年十四五 起四句半榮名也開軒四句榮名安所之也

卻以二句橫接頓住乃悟爲仙人所笑另結夷猶詠歎文勢
文法於壯闊浩邁中一一倒捲截斷逆順之勢惟阮公最神
化於此凡文法先順後必逆平生少年時篇略同此與儒者
通六藝皆言己非不知儒術特以遭亂世不得已有託而逃
於放達以保性命非真慕神仙也莊子亦同此詩同陶述酒
何義門解勝沈約

徘徊蓮池上 此詩何義門解得之起十句一氣噴薄而出
筆勢混茫蒼涼激蕩如大海揚波風雲變色垠巖劃崩豁乾
坤擺雷碾蓋寫蒼鷹擊殿白虹貫日之變感憤而作氣激於
中而橫發於外其神變其氣變其筆勢亦隨之俱變是時二

句倒煞有鼻頭出火之概春秋筆法朔風二句乃中堅正說
實寫力透紙背與蕭索人所悲同大梁借指王室也小人計
功二語用荀子天有常道人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
功公蓋曰君臣常道終不可改惜小人逆節貪功爲亂臣賊
子已豈能與彼爲匹哉此詩蓋同淵明述酒必非惜一己之
憔悴也沈解陋

縣車在西南 此只是朝陽不再盛一句意耳朝爲二句用
逆筆追憶盛時皆受其榮及大命將盡無論窮達與之同盡
桃李句隨手指證是行文恣肆處朝爲二句用法不過倒轉
用意最沈痛卽去此若俯仰意也

西方有佳人 此亦屈子九歌之意然屈子指君此不知其何指若爲懷古聖賢則爲泛言然不可確知矣詩可不選

楊朱泣歧路 起二句言毫釐千里存亡幾希揖讓交好也而不可保一別離後豈徒交絕而已存亡實有焉蕭索二句言已見其禍變必然而不可保而爲之悲彼之交好於我愈甘愈苦如趙以女媼中山耳蕭索二句中堅實說力透紙背趙女二句亦是倒煞筆勢同視彼桃李花嗟嗟二句申言禍變之必然而不可保痛極長言悲號此蓋專指曹馬之交危機如此而爽不悟權一失卽滅亡也 文法淡曲妙細血脉灌輸起二句橫空設一影作案揖讓四句承明而用筆橫空

頓挫蕭索二句忽換勢頓住趙女二句倒繳酣恣嗟嗟二句
重著申明用筆往復頓挫一波三折

於心懷寸陰 日月逾邁當勵志自立勿逐近觀小善

夏后乘靈輿 言世人逐無涯而無成不如學仙然未必如
此之泛淺竟不解其指意所在末二句語意亦未詳

東南有射山 託言仙人不游人閒以比己不甘逐凡俗

朝登洪坡顛 言已如鸞鳳塵世無可託足 凡此諸篇往
復一意皆古人之雅言而在今日則皆爲陳言古詩十九首
中亦多此等意惟據此諸篇皆非因魏晉易代而發只自詠
懷耳其詩在可選不選之閒予皆去之非乙阮公爲學者畫

鴻溝耳

駕言發魏都 借梁王以陳殷鑒而文筆雄邁沈鬱意厚詞
醞言魏將亾於司馬氏耳文義最爲明白

朝陽不再盛 前十二句爲一段願登太率二句入已頓斷
漁父另抽出一意作文外曲致指點入妙 以朝陽興魏言
去此纔俯仰猶言其亾也忽焉 人生易盡天道悠遠此二

句感慨頓挫先將盛國本愆交代斷住齊景四句歷引古人
感逝之歎文勢宏放用意隱避去者二句卽屈子之愆吾不
畱言我不畱也不我畱言來者倏又將過也 仙人漁父皆
世外避患者卻折作兩層行文變化故使人迷言漁父且知

之而況余乎。杜韓變體力去陳言固矣而不善學者又恐窘蹙迫促故又須解此種閒架宏敞規矩明整可謂正格。

晨露誤塵箋妄解

炎光延萬里。此以高明遠大自許狹小河岳言已本欲建功業非無意於世者今之所以望首陽登太舉願從仙人漁父以避世患者不得已耳豈莊生枯槁比哉所謂宏放也其實莊子屈子陶公皆同此意而此詩語勢壯浪氣體高峻有包舉六合氣象與孔北海相似。

壯士何慷慨。此卽炎光篇而申之原本九歌國殤詞悵雄傑壯闊自是漢魏人氣格按此等語古人已造極至不容更

擬可合子建白馬篇同誦皆有爲言之至明遠羽檄起邊庭
幽并重騎射詩雖極佳已覺有詩無人漸欲少味矧後世乎
杜韓所以變體爲之原本前哲而直書卽目直書胸臆如前
後出塞可見然不解古人用意行文淡妙惛趣則其擬杜韓
也猶之擬漢魏同失也此是微言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天網迷四野 此篇直書胸臆卽屈子遠游意所謂心煩意
亂也杜公益從此種出而語更加質耳此詩章法佳一起一
結相爲呼應中分兩種人榮名二句承隨波四句采藥二句
承列仙四句收語原本卜居杜公疑誤此二柄語意不同

阮公賢乎哉六朝人學識惛趣陶公外未有及此者矣彼靡

樂元暉皆未嘗眞發有心者也況欲戰勝乎如莊屈陶公阮公其知道乎

王業須良輔 此卽承上天網篇而審言之功名關乎遭際
虞周不可見矣今不幸遭亂世賢人皆當隱安可慕寵耀已
之志蓋如此但當堅持雅操勿敗晚節耳上世士卽指園綺
伯陽能克終者耳

鸞鳩飛桑榆 謙言己小才好如是卽前甯與燕雀翔意
詩意明盡而可不選

清露爲凝霜 凡此等篇 必不佳然無渙妙卽不必選

河上有丈人 古之智士甯利害得失如彼世事逐逐忽然

沒世而名無傳已鑒此而志汶也

儒者通六執 十三句說儒者一句結收章法絕奇言外見已非不知儒術但己之道不同耳古人詩文無不一意到底然如此又恐平鈍故貴妙有章法此兩說皆學詩微言也學者毋忽 木槿篇章法略同此然詞與意皆無奇可以不選塞門不可出 起二句言既不能如孟嘗之出關又不如田橫之蹈海朱明以下言忽然竟歿而失勢黃雀用莊子語意觀以桑林自比則塞門謂己不能效狗盜雞鳴海水謂不能作田橫客耳 此必爽已死後詩而氣體之高活潑潑地過康樂廬陵王墓詩百倍矣康樂此詩以此篇校之如牛負物

行淤泥中直經營地上語耳

秋駕安可學 起二句往復開合作一段綸淡二句橫空盤
硬先言不輕以身入世汎汎四句衍承之正喻夾行都治以
下乃入己正意茲年在松喬進一層結言東野不解御之淡
理而妄言能學秋駕故以致敗以喻人不知道術而游於世
遂妄致殃悔能不以身輕入則可以保生而年比松喬也未
央言甚長此詩文法高古意接而語不接直與經同所謂宏
放也後惟杜韓有之謝鮑輩皆不夢見叔夜贈二郭意亦同
此而文法平鈍中散以龍性被誅阮公爲司馬所保其迹不
同而人品無異以詩論之似嵇不如阮耳